

藝術嘲古諷今

留下歷史印記

吳垠慧／特稿

藝術家就像是社會的「第三隻眼」，透過藝術創作，反映所處社會的現實情境和文化氛圍，為時代留下歷史的印記。台灣美術史上最明顯的例證，就是一九八〇年代末期，因為政治解嚴，過

去備受威權體制壓抑的社會能量迸發，不少藝術家投入反應當時政治議題以及與社會脈動為主題的藝術，創造出許多具時代意義的作品。

當年的藝術家，畫的是解嚴之後台灣政治的草莽、被視為神聖的政治圖騰的嘲諷，及當年股市上萬點全民向前看的虛浮。今日台灣面臨的是和

當年迥然不同的社會環境，藝術家關注的焦點也

有改變。
如藝術家陳界仁的《加工廠》、《八德》等錄像

像作品，探討的是在資本主義強勢的今日，台灣勞工脆弱的處境。林文強的《蕃薯超人》等畫作，讓理應立足在土地上的農人飄浮在空中，指的就是全球化風潮下，台灣農家不知何去何從。

過去藝術家多半以批判、控訴的方式，表達社會議題。而今，他們傾向以詼諧或自嘲的語法表現。像是姚瑞中的新作《歷史幽魂》和《玉山漂浮》，就是以嘲諷的方式，指出台灣因為長久以來恐懼，形成了疲乏，結果變成麻木，這半麻木的恐懼又纏繞著台灣社會，演變成國格和人格的分裂。

姚瑞中說，目前社會有「三無」，虛無、無奈跟無力，「我只能以自我解嘲或『莊孝維』的方式，來平撫心中的無奈。」



▲姚瑞中的錄像作品《玉山飄浮》，他裝扮成中共領導人的模樣，在玉山頂漂浮，背景有如神蹟或發功的景象。（新苑藝術提供）